



漁船、迷你車、椅轎

「到地極」作主^é見證，是基督徒^é大使命。高山 ná 親像地極。拓荒工作，開始是一條困難、艱苦^é道路。離開tòa慣了三十gōa年^é平地生活，beh到遙遠^é後山，m̄-nā交通不便，iáu有水土不服^é所在病。何況beh進入毒蛇野獸^é高山峻嶺，向言語無通、風俗迥異，神祕莫測^é高山族人，傳講常被誤解為「攬亂天下」^é福音是一件異常困難^é事。

Tí大甲火車站揮目離別會友，tí到厝鄉新莊，告別家人。Siōng早表示反對，極力阻擋^é是母親。聽tiōh心肝寶貝^é愛子beh前往當時被號做野蠻^é所在傳道，馬上講：「bē-tàng，這是真危險^é事。聽講山地人會殺人ah！」親人朋友mā無一個贊成。經過我耐心^é說明了後chiah得tiōh in 諒解。

我chhōa tiōh婦人人kap五個囡仔到蘇澳beh坐公路汽車往花蓮時chiah知影公路無通。因為熱天被風颱破壞^é公路，到秋天iáu bē修復，可見台灣tú光復時^é政治未上軌道，公務員^é辦事能力差，凡事lóng是「慢慢來」。「Tang時chiah é-tàng通達？」無人敢講。無thang奈何，阮只好決定到南方澳搭乘漁船，由海路前往。

一、父母^é白賈

初秋^é清早八點，阮tí南方澳漁港真無簡單chiah chhōe-tiōh一隻beh載客到花蓮^é漁船。Chit 條載量只有三十噸，平常是用來phah魚^é小船，因陸路無通，chiah臨時轉業，載客 án |錢。Chit條代用客船，無船室，mā無遮日避雨^é帆布。只tí船中放幾條矮長^é板凳，任君自由選擇坐位算是優待了ah。

眾細kiá^o雖然tí圖書或tí電影上常常看tiōh大小各種^é船，所以知影船是浮tí水上^é物件。但是從來m̄-bat坐船過海，自然m̄知影暈船痛苦^é滋味。Tú上船時，in感覺新奇、歡喜、好sing。

炎燒熱^é盛夏已過，涼快^é秋風輕微吹來。乘客並無 chē，只有二十幾名。船長 mā 照時命令開船ah。

九月初，風颱過了後^é天氣真好，薄薄^é白雲宛如大傘飄tí空上。港內^é水平靜如鏡。但是阮^é船離港無久就進入太平洋了。Chit時小船tò 海浪^é起伏開始搖動起來，一直頂下搖動衝破烏潮前進。阮一家人 mā 開始頭暈、吐、反腹。早起所食^é山珍海味全吐入海中。長子宏仁吐siōng厲害。食物吐soah以後就吐出苦膽來。逐個面色蒼白， ná 親像病人，有^é躺下，有^é伏tí船邊，情狀甚慘！

船頂^é船客，逐個吐得死去活來。船員soah ná 無看著全款，有^é無閒操作

船機；有^é悠哉釣魚，連看一下或者一聲請安mā無，hō人傷心！

「到á bē？」長子忍bē住痛苦^é問。「Bē 到á，koh一下就到á。」婦人按摩伊^é背部，一邊ka安慰。其實伊家已mā量得m̄知天日。

無久，gín-á一個一個有氣無力^é問：「到á bē？」阮唯一^é回答 iáu 是：「Beh到了，koh再忍耐一下á。」天曉得，十分之一路途lóng iáu bē到，但是基於愛心，mā只好欺騙in。幾 pái ^é受騙，in竟然受氣起來埋怨講：「lín lóng teh騙阮，講了kúi-nā-pái beh到á，iáu m̄ lóng是全款！」

真無簡單，八點鐘了後阮終其尾到花蓮港。

二、迷你卡車

一九四七年熱天刮大風颱，致使東部鐵路、公路嚴重受tiōh損害。Tú花蓮到阮bē去^é目的地——關山無車hang行。阮tí花蓮等了三個禮拜，最後chiah知影近期無法度通車，就下定決心以siōng原始^é交通方法——ll號^é雙腳車行入。路程 170 公哩，「用雙腳」講真簡單，「行」就困難 ah。小兵^é身軀是造物主爲山地傳道^é特製品，瘦長^é腳，行路輕快，行遠路無問題。M-koh 火頭軍是女性，短小^é玉腿，ái載運近百斤^é肥胖粉身，行三、四工是一個大難題。何況iáu 有五個「兵á子」，該怎樣辦？我向古物商買舊乳母車，é 四個車輪。Koh再到製材行買木板，家己做木匠，做一個木箱，高一尺、長二尺半、幅一尺半，親像市場裝魚^é箱á，最後將木箱安上四個車輪就變成玩具小卡車。阮決定hō一歲kap四歲^égín-á坐小卡車。其他七歲、十歲、十三歲gín-á tiōh步行。這台迷你車無引擎，只好由一家之主做僕人拖車。

上路^é hit一工，承蒙上主^é安排，tú好有一台大卡車 beh 載貨到鳳林口，阮拜託伊載運阮一家人。這台車省阮bē少^é體力。由鳳林口一陣七人往前慢步前進。路邊^é人，以奇怪^é眼光看阮，看阮不三不四^é小隊伍，無像軍隊，mā無像乞丐。當in看tiōh像玩具^é小木箱拖tiōh gín-á，發出哈哈笑聲。眾細kiá^o感覺好 sing mā笑ah。三十年前^é花東公路無像現在平坦^étiám-a-ka路，拖車^é手酸tiōh-ái命。公路雖然被風颱大雨洗得真清氣，真 chē 路段泥土流失只留落來小石頭，gín-á 坐車是寸步oh行。Chit時chūn雖然我beh背小車，婦人tiōh背siōng小^égín-á，m̄-koh阮iáu是有講有笑^é前進。

公路真chē所在，路基因爲流失積水無法度通行。M-koh無要緊，上帝自有

安排。

公路邊^é火車路，雖然路基mā全款流失，只chhun鐵軌懸吊^é原處，阮只好改道行tú鐵路上。

真無簡單，八點鐘了後阮終其尾到花蓮港。

三、抬轎苦，坐轎thiám

經過兩工^é步行，不擅 tí 行遠路^é bō，達到瑞穗時已體力不繼，疲勞萬分。進入旅社時馬上靠 tí 影椅上。上樓梯時，雙腳bē -e 抬起，只好爬上去。經過一個暗時^é歇憩，一早，婦人人^é雙腿iáu 是酸痛不堪，寸步oh行。所以臨時央託店主chhōe 二個人來，kā簾椅縛tí 二支大桂竹上，抬tiōh 伊前進。當時tí東部chit種椅轎是用來迎娶新娘，接送醫生或病人^é工具。Chit種^é椅轎，抬^é人叫苦，坐^é人mā難受。無像現在^é計程車，車主^é人客long大歡喜。就án-ne有男、有女、有大人、iáu有gín-á；有椅轎，iáu有小卡車；浩浩蕩蕩慢行 tí 鄉村路上，過了烏暗隧道，涉水過深河，爬行通過高架鐵橋，終其尾達到目的地關山了。



◎ 胡文池

É-sái講是婦人人kap gín-á 膽小如鼠，m̄敢單獨行tí一條鐵軌上，beh按怎？我只好用單手牽「牽手」^é手，兩個人行 tí 二條鐵軌上平安通過。本來是各二腳^é兩個人連結起來變做四腳^é人，行起來安穩 mā kah安心。Tú 親像四輪^é汽車比二輪^é機車穩全款。莫怪，聰明上帝，創造山羊花鹿等行獸時，賜hō in四腳，hō in tú-tiōh強敵時，thang快速逃行，不致跌倒。你講是m̄是？

雖然日時頭行路不覺辛苦，但是kui小拖tiōh近百斤gín-á 坐^é小車行，beh暗a到光復村旅社時早 tōh 筋疲力盡。不得已chiah拜托當地^é梁阿湖長老chhōe一個人來替我 chit-é 車夫牽車。

隔日，小兵隊伍增加一個援兵。伊是主內阿美族人，體健力壯真是上主好安排。因爲行到一條大溪時，發現水深kap腰。連我chit-é長腳漢mā m̄敢涉水過。佳哉伊一個接一個，強拉tiōh阮^é手臂，硬拖過急流深處。

四、抬轎苦，坐轎thiám

經過兩工^é步行，不擅 tí 行遠路^é bō，達到瑞穗時已體力不繼，疲勞萬分。進入旅社時馬上靠 tí 影椅上。上樓梯時，雙腳bē -e 抬起，只好爬上去。經過一個暗時^é歇憩，一早，婦人人^é雙腿iáu 是酸痛不堪，寸步oh行。所以臨時央託店主chhōe 二個人來，kā簾椅縛tí 二支大桂竹上，抬tiōh 伊前進。當時tí東部chit種椅轎是用來迎娶新娘，接送醫生或病人^é工具。Chit種^é椅轎，抬^é人叫苦，坐^é人mā難受。無像現在^é計程車，車主^é人客long大歡喜。就án-ne有男、有女、有大人、iáu有gín-á；有椅轎，iáu有小卡車；浩浩蕩蕩慢行 tí 鄉村路上，過了烏暗隧道，涉水過深河，爬行通過高架鐵橋，終其尾達到目的地關山了。

(待續)

講到chia，順續koh來講一個真趣味，真心^é。『福佬人』、「福佬話」，當今phah算chē-chē人bat聽過chit兩個語詞。我kā lin講，阮自細漢m̄-bat聽過，mā無人講tiōh這。這是真正細漢阮m̄-bat聽過，頂沿^é m̄-bat講過，斷斷無嘴舌濫移講，逐^é m̄免giāu疑，mā免gōng-nga^o著青驚。事實是接怎，無講，phah算lin m̄知影。Beh koh聽無？Beh聽，留落來斟酌聽；M聽，無閒做你khoan-khoan-á行。

就福建這個所在^é人來講^é-ah，講是講平平攏漢族，事實各所在話語、文化風俗差不止chē。大概^é做得kā伊分做「倚山」、「靠海」chit兩koah。近海^é下四府「福、興、漳、泉」，所講話語雖然無相通，總是相倚近，現代人kā chit四所在^é語言統歸做「閩語」；倚山^é khah chē是客人，講客語^é佔大半。客人 m̄ 管行到叨落，攏比人慢一步腳。早到^é人，海腳、平洋佔了了，客人局不局tiōh去倚山內。Tí福建是án-ne，tí廣東是án-ne，去到台灣大概mā猶koh是án-ne。因爲總是慢人一步腳，所以往往hō人看做「客」，無人kā in 當「主人」。In mā無將家己當「主人」，in phah算「中原」chiah is in 真正^é家。客人kiau閩族^é人，自來相怨妒、相khoeh-chhōe，雙方一貫bē合，不時teh冤家。Tí福建，客人倚tí 東南勢靠海^é所在。照土地位置來講，泉州kiau客區無相交界，漳州西南勢本然kap客區有相接。漳州西

「閩南話」

往過叫啥物名

(中國·廈門)

/ 林建輝

南勢，自北到南，有南靖縣、平和縣、詔安縣三個縣連做一條線，kiau閩西^é龍岩、永定黏黏做伙；詔安縣又koh kiau粵東北^é饒平客區相黏。Tí這個閩、客雜濫^é閩西南，有真chē自底客人，講客話，路尾攏「福佬化」（人講

「福佬客」），換講閩南話。Kiám-chhái是閩南話本成khah健身體抑m̄是，橫直，khah少看tiōh閩族人「客化」。Tí「閩客濫」^é所在，普遍有客話、閩南話、閩化^é客話三種語言。就閩化^é客話來講，各所在閩化程度無攏全款。自古早到tan，客人keng-thé閩南人是「福佬」，閩南人phi-siu^o客人講「客仔」。有一寡客家底^é福佬客，自in祖先數百年前tiōh已經福佬化，連半句客話tiōh bē-hiáu講，bē-hiáu聽，唯一^étàng認定in本底身世--，是in猶teh倚厝仔、土樓，in猶未完全放sak^o風俗氣習。比起正港^é「閩南人」，chiah-é 講閩南話^é福佬客，in khah bē怨恨客家人，in kiau客家人khah協和。福佬客^é閩南話，kiau正港閩南人講^é閩南話，事實並無啥差，獨獨小可有去khiōh—寡客話^é言語。比論講，福佬客mā趁客話kā「閩南話」叫做「holo話」，in kā講閩南話^é人，簡省做「講ho-é」，kā講客話^é人，簡省做「講客-é」，in出嘴khah溫和，雙方面攏無得失。有^é福佬客，已經全m̄知影家己^o祖公自底是客家人；有的卻知影，總是in討厭做客家人，討厭別人講^é自底是客家人，驚人giah in é 底。

英國長老教會宣教師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1873年出版《廈英大辭典》(Chinese 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 with the principle variations of the Chiang chew and Chin chew dialects) chit本辭典，有收錄「Hok-ló」這個詞。杜嘉德kāh真分明，伊解說講「Hok-ló」tiōh是--leh講「福建人」。真明顯，按伊^é原話，咱通知影講「Hok-ló」tiōh是「福佬」無m̄-tiōh！

inhabitants of the Canton province by the appellation "Hok-ló", that is the persons from Hok-kien or Fuh-kien.杜嘉德講kah真分明，伊解說講「Hok-ló」tiōh是--leh講「福建人」。真明顯，按伊^é原話，咱通知影講「Hok-ló」tiōh是「福佬」無m̄-tiōh！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各位同鄉：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來，在熱愛台灣，關心陳文成事件的同鄉支持下，一直不餘遺力的爲台灣的民主，人權在打拼。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每年在美國和台灣頒發五至七名的獎學金，一方面肯定得獎學生們的努力和成就，一方面也鼓舞了更多的台灣學子來關心台灣。二十外年來，本基金會曾發行《台灣文化》雜誌，舉辦週年紀念會，贊助台灣人作家寫作，邀請台灣作家，文化工作者訪美，舉辦紀念音樂會，舉辦台灣藝術花展，協辦二二八劇展《未完成的夢》及各式各樣的文化及政治活動。並長期支持《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que, http://taiwandc.org)、《台灣學生》(Taiwanese Collegian, http://t.c.formosa.org)和ITASA (http://itasa.org)。

近年起我們除了固定的獎學金外，更在陳文成生前執教的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設立一個紀念陳文成的獎學金。自2001年起島內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也在我們美國的同鄉鼓勵下獲得正名爲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本基金會地址：Dr. Pin-Shuo Liu

CWCMF P. O. Box 136, Kingston, N.J. 08528